



# 十里桃花谷

□徐新格



完成最后一部手机的测试封装,李得水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。李得水对流水线工作并不满意,无奈考公失败后,他只能选择进厂打工。

中午食堂用餐时,漂漂给李得水一个茶叶蛋,说补充点优质蛋白。每次吃饭时,漂漂都能从吃的饭菜、喝的汤粥上讲出一大串的“科学”。李得水一点不觉得烦,相反他很欣赏漂漂。漂漂也是专科毕业,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同样不好找工作,跟李得水的经历差不多。要说“区别”就是李得水来自豫西山区农村,漂漂爸妈是平原腹地城里的生意人。漂漂的爸妈并不同意漂漂进厂上流水线,但漂漂说“上不了岸”不如先自食其力“体验生活”。两个年轻人相互欣赏互相关怀,大家都说他俩挺般配的。

饭后两人在小花坛散步,李得水的手机响了,爹在手机里唠里啪啦一顿批,说不好好搞厂打工想回乡创业?说谁谁回来弄了个啥厂赔得一干二净,谁谁开了啥店欠一屁股债,总之坚决不同意他回乡创业。肯定是天有叔多嘴,上周李天有辞职回村盖房子了,临行聊天时李得水透露想回乡创业。

漂漂被李得水的恼羞样子逗乐了,说你的创业计划我都听几遍了,坚决支持,别忘了你答应过我,要带我去你家乡看“十里桃花谷”。两人刚认识时,漂漂问你家是哪里的,李得水说我家在豫西小山村,每年春分前后家乡的桃花开得热闹,粉的,红的一团团一片片装满了十里山谷,宛若仙境。“忘不了,就怕你这小体格登不了山。”李得水说。“年轻人要有远大抱负,活出新时代该有的样子。”漂漂说。

“对,我也不是歧视流水线上的打工仔,我就是不甘心,我想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。”李得水说。

“不论你作出怎样的决定,我都支持你!”漂漂说。

春节假期,李得水和爹天天拌嘴,得水爹坚决不同意儿子回农村。眼看元宵节都过了李得水仍不愿返厂,得水爹差点掀了饭桌。李得水天天往谷里跑,一去大半天。李天有说山桃花快开了,只要花儿一开,李家定有大喜事,不信走着瞧。

这天是周六,大清早只喜鹊落在打麦场的石碾上叫个不停。李得水发现,昨天谷里的山桃花还是花骨朵,今天早上就一片云蒸霞蔚。他赶忙拨通了漂漂的手机,说:“开了、开了,十里桃花谷可热闹了!”

“知道了,昨天就从你的微信朋友圈

里看过了。”漂漂说,“本来想给你个惊喜,现在也不藏着了,我、我爸有我大学老师刘教授一会就到你县了,把你村的定位发过来。”

“啊!怎不提前打个招呼,这可咋办?”李得水慌了,“爹、爹、娘、娘,要来了,赶紧弄点好菜……”

李天有笑得嘴都合不拢,说:“要不我帮你联系江大厨?前段我立木房子时多亏有江大厨帮忙。”李得水让天有叔叔街上跑一趟,买两箱干麻花、一盆绿豆凉粉。

“漂漂最爱吃的就是绿豆酸凉粉,得令,去了——”李天有骑着摩托车上街采购了。得水爹和娘观阵势,听语音仿佛明白了点啥,直埋怨小子不提前透个风。李得水劝二老不用慌,说漂漂特意交代饭菜尽量简单些,农家饭就很好,咱们做啥他们吃啥。

这个双休日,一辆越野车停在打麦场,3顶帐篷驻扎在村委会大院,客人一日三餐在李得水家“吃得带劲儿”。有时李得水当向导,有时村干部当向导,客人进入桃花谷,穿密林攀悬崖,挖土百水做各种化验。

这天吃罢中午饭,漂漂宣布了桃花谷的水质及土壤优势,表示李得水依托十里桃花谷发展药用山桃仁以及通过嫁接技术开发“巴旦木”潜力巨大。刘教授指出发展药、果经济的同时,可进一步开发郊区游搞好“农家乐”,特别是把村中破败的房舍打造成民宿……

相谈甚欢,漂漂的爸爸举着土烧酒说:“老李哥,可不要瞧了年轻人。就说你服不服水娃子,同不同意他们创业?”

“水娃子确实是翅膀硬了,要想让我服他,砥柱湾里涮一把,他要能顺利过关,我就服他!”得水爹不是不服,只是多年来在村里没人驳过面子,一时说了气话。话音一落,他就后悔了。

砥柱湾是村北一段黄河,虽然只有五六百米长,但是河槽较窄,水流落差大,遍布旋涡和暗礁,特别是下游有段“Z”形激流,几十年来,村中只有得水爹和飞龙爹凭羊皮筏子渡气功过。人们争论不休时,往往会赌气地嚷“敢在砥柱湾里涮一把就服你”。得水娘把得水爹骂了个狗血喷头,说水娃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把他的脸搅成萝卜丝儿。

“得水,有信心没?”漂漂问道。

“应该没问题,那湾子我闯过,虽然竹筏散架了,但我上岸时手里有条黄河大鲤鱼。”从小受爹的影响,李得水练就一身游泳、逮鱼好本领。

“我和爸爸当你的外援。”漂漂随声附和。

老李的儿子要闯砥柱湾!这消息像风一样刮过,村民把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木筏或竹筏只适合在宽阔平静的水面漂,一旦进入险境根本架不住磕碰;羊皮筏倒是找来了,可惜破损严重。

“羊皮筏修一修领头,后边缀3个轮胎。”漂漂提醒道。得水爹闻言暗自佩服,同时觉得漂漂爸有些面熟。

“叔,我不同意用铁丝连接的方案,”李得水说,“以前我闯湾时,铁丝断裂弹伤过我,我觉得用麻绳好,既结实又有韧性。”

“对,你说得有道理,就用粗麻绳。”漂漂爸向李得水竖起了大拇指。

众人拾柴火焰高,两小时后闯湾筏做好了。就像一条蛟龙,3个羊皮囊围成“驾驶舱”,粗麻绳串起3个轮胎作后轮。放入浅滩试水时,首尾上下起伏,前后呼应,既不影响往前漂又不怕浪头拍进来。

“爹,我准备下水了。”李得水说。

“15分钟后你再下水。天有,你用大摩托把我和漂漂爸捎到‘Z’字滩。”得水爹像个将军一样指挥着。河滩乱石密布,汽车不如摩托灵活。看热闹的也赶紧往下游跑去,大家都知道,“Z”字滩才是鬼门关。

正值春分,虽说山桃花越开越热闹,但黄河水尚且刺骨,好在“靠水吃水”,多数村民都是玩水捕鱼高手。经过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,穿上救生衣,绑牢护肘、护膝,戴好游泳帽、头盔,李得水在村民的掌声中登筏入水,向下游漂去。

“一平二浪三咣当”是人们对砥柱湾水域的评价,“平”指前200米水面平缓;“浪”是指中间300多米水面随着落差逐步加大,到处是旋涡、激流,据说最高浪超过1米;“咣当”是指大多数漂流勇士折在了鬼门关“Z”字滩。

晚霞照在水面波光粼粼,夕阳为李得水和筏子的剪影镀了层金边。漂漂跟随着人群走走跑跑,往下游撵去。

每年暑假,这平缓的200米水域给村子男女老少带来无限欢乐,人们逮鱼摸虾,洗衣洗澡。李得水记得最近一次在此玩水,还是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。

200米的平缓水域平安无事。前方一个两米高的瀑布宣告进入跌宕的300米激流水域。尽管李得水早有心理准备,但还是吃了一惊。冰冷的河水带着泥腥味迎面扑来。筏子前部下时,尾部被高高抛起;筏子前部在浪尖时,尾部又被河水拍入水下。如此跌宕起伏,险象环生,若不是持续小瀑布估

计筏子只能原地打转。筏子上有篙、有桨,李得水沉着应对,时而根据水流调整角度,时而根据浪势掌握平衡。在一处大落差瀑布处,筏子呈抛物线状跌落,转瞬被激流压制在旋涡中。

“翻了!”岸上有人惊呼。

李得水虽然呛了两口水,但他“借力打力”主动加了一个翻滚,终于使倒扣的筏子调整了过来。此时,筏子像在开水锅里,下边是“沸腾”的河水,头上跌水冲击。李得水奋力一撑竹篙,如弓的竹篙把筏子弹出了旋涡。

“好险!”漂漂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有人说赶紧跑,一会儿就到鬼门关“Z”字滩了,也是最后一关。漂漂感觉腿发软,她既害怕李得水出事,又想目睹李得水闯关成功,她是被激动的人群拥着跑向下游的。

为了“证明”自己,村子的年轻人经常偷闯砥柱湾,能顺利从300多米的“浪”区钻出的寥寥无几。即使侥幸过了“浪”区,但都折在“Z”字滩,不是闯关工具散架就是被卷入激流以失败告终。

能否顺利通过鬼门关“Z”字滩,李得水心中没底。以前每到此处为了避免直撞河槽巨石,他都死命划桨撑篙,遗憾不是筏子散架就是落入水中直接被卷至下游平缓处。

此时,迎接他的不光是水流湍急连续两个近乎直角的急转弯,还有如灯塔一般站在河槽巨石上的老爹和漂漂爸。事情发生得快也结束得快。

“朝我来——”得水爹喊道。

“照着我来!”漂漂爸喊道。

李得水把心一横,撑着筏子朝河槽巨石冲去,刹那间明白了,原来冲上浪尖顺势而为才是成功的秘诀。

眼看要撞上巨石,一个回浪扭转筏子顺水而拐——左右一晃,摆脱了旋涡,一跃出水泊在了岸边平缓处。

李得水躺在筏子上胸口剧烈起伏,他感觉意识还在随着河水向东而去。

突然,岸上欢呼声响起一片。得水爹和漂漂爸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李得水拽出筏子。

“孩子,好样的!”得水爹连连点头。

“李得水,你可吓死我了。”漂漂挤上前,和李得水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旁边,得水爹和漂漂爸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1987年,一支黄河漂流探险队在得水爹的指挥下顺利通过了砥柱湾。那一年的那一天,漂漂的大哥出生了,叫作“黄河”;几年后二哥出生,叫作“闯闯”;后来出生的她被唤作“漂漂”。

# 雨巷

□王卫涛

老张头蹲在巷子口,望着灰蒙蒙的天。雨丝斜斜地飘着,打湿了他花白的鬓角。他摸了摸口袋里已有些褶皱的烟盒,掏出一根烟点上。烟雾缭绕中,他眯起眼睛,依稀间,他仿佛看到了那个撑着红伞的姑娘。

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,在巷子口开了间修车铺。每天清晨,总有个穿白裙子的姑娘从他门前经过,撑着一把红伞,脚步轻盈得像只蝴蝶。她总会在巷子深处的豆腐店前停下,买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。

老张头记得,那是个雨天。姑娘的红伞被风吹得东倒西歪,她踉跄着往后退,正好撞在他的修车摊上。他连忙扶住她,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。“对不起。”姑娘抬起头,眼睛亮晶晶的,像是盛满了星星。

从那天起,他们开始有了交集。姑娘每天都会在他的修车铺前驻足,有时带一碗豆浆,有时带两个包子。他们聊得很投机,从巷子口的老槐树,聊到天上的云彩。老张头发现,姑娘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,而且说话时喜欢歪着头。

直到那个雨夜。老张头记得很清楚,那天雨下得特别大,雷声轰鸣。姑娘浑身湿透地跑进他的铺子,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她告诉他,家里要搬走了,父亲在城里找了份体面的工作。“我等你。”老张头握住她的手,感觉她的手冰凉冰凉的。

姑娘走的那天,他站在巷子口,看着她撑着红伞的背影,看着她消失在雨幕中。她回头看了他一眼,眼神里满是不说清道不明的情绪。老张头想追上去,但他却遗憾地发现自己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“老张头,又在这儿发呆呢?”隔壁王婶的声音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。他掐灭烟头,笑了笑:“是啊,看看雨。”

这些年,他一直在巷子口守着这间修车铺。巷子口的老房子拆了又建,豆腐店早就搬走了,只有那棵老槐树还在。每当雨天,他总会不自觉地望向巷子深处,仿佛下一秒就会有那个撑着红伞的姑娘从雨幕中轻轻地走来。

傍晚时分,雨停了。夕阳透过云层洒下来,给湿漉漉的青石板路镀上一层金边。老张头收拾工具准备关门,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。他转过身,看见一个美丽的穿白裙子的姑娘站在不远处,手里撑着一把红伞。

“请问……”姑娘开口,声音清脆,“这里是不是有家修车铺?”

老张头愣住了。姑娘有着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酒窝,说话时喜欢歪着头。她说是来替奶奶找人的,奶奶总念叨着这条巷子,说年轻时的她曾在这里遇见过一个修车的小伙子。

“你奶奶……”老张头的声音有些发抖,“是不是喜欢喝豆浆?”

姑娘惊讶地睁大眼睛:“您怎么知道?”

老张头望着巷子深处,他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空,回到了那个雨天的清晨。他轻声说:“因为我也在等人,等一个撑着红伞的姑娘。”

# 婆婆丁的诗画春天

□徐志荣

春光明媚,百花争艳。草丛中一簇不起眼的黄花让我欣喜。那是妆点春天的美丽使者婆婆丁,又名蒲公英。它自信昂扬的姿态,风姿绰约的情影,扎根奉献的柔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蒲公英开花时花瓣较小,虽低调盛开,却是春天不可忽视的存在。一朵朵绽放的小黄花,身姿舒展。野外常见三五成群,一片片簇拥绽放。花朵形状似菊,却有着不似菊花怒放

的低调与淡然。层层花瓣叠加,错落有致,色泽明亮却不夺目,闻之,淡淡的气味直抵心灵,让人心神宁静。

蒲公英在百花名册中虽不占一席之地,却胜似名花自信盛开。那淡然的模样,不禁让人想起诗人龙山阿采蒲公英诗句中“不羨红花不羨仙”的心态。那田间地头、漫山遍野,于平凡中绽放自我的身影点缀出了灿烂春光与满目繁盛。阳光下的蒲公英,正如平凡生活中的芸芸众生,踏着琐碎烟火,坚守初心,用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欣欣向荣贡献力量。每一位如蒲公英般的大众,都有着不与名花争艳却自我妖娆的芬芳。

蒲公英落地生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蒲公英落地的根,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叹服。宋代方勺《泊舟》诗描述:“废苑苍苔天子笔,荒街绣地丁花。”废弃宫阙的苔藓上长满了天子藤,荒芜的街道上春天这位绣娘绣了满地蒲公英花。



# 结香

□赵剑颖

芬芳弥漫在各处:厅廊,小径上,花园,甚至整片雪地和天空。

雪以极为缓慢的姿态飘扬着。屋里昏暗,台灯送出橘圆红光,我蜷缩在沙发上,享受与黄昏有多少分别的午后时光。风缓缓吹起,树枝开始摇晃,枝头积雪落下来,发出轻微的响动,一只流浪猫受到惊吓,飞快逃离,我看见一团灰色虚影和它留下的黑洞般的爪痕。雪边落地,地上只有很薄的一层白,不知道晚上会不会结冰。

我下楼,迎着花香走去。

结香是灌丛状,一丛结香足有70个枝子,每个枝头的顶端都有花序,12个花序缓缓绽开,其余的闭合着。所有花朵都低头向地。结香花是头状花序,由20朵、30朵、50朵小花组成,远看像个绒球,长而弯曲的萼筒被一层银白色茸毛覆盖,萼筒微张,香气从里面流泻出来。浅褐色枝条上,去冬还未落尽的叶片干涩地低垂着,又白又黄散发着浓郁气息的结香花,让人嗅到便忘不掉的香气,在早春时节,在雪纷飞的下午,在猫懒洋洋躲在沙发后面睡

觉的时候,开始缓缓绽放了。结香花序外被的银白色浓密的茸毛,有效挡住了雪和风,为结香造了一个小小的暖房,让花朵能够挨过寒冬。

结香花一般在2月下旬开放。如果遭遇特殊情况,比如突然降温,下了一场大范围的雪,原本一些就要开放的结香花,就会合成一个银白色花筒,把花朵藏起来,耐心等雪融化,等待时机到来。如果地气持续上升,在2月初,就算下雪天它也一样会绽放。虽然雪花纷飞,气温低到零下5摄氏度,结香花竟然还是开了,一朵一朵地从蜷缩的姿态慢慢直立,站直腰身。一簇花全都站直后,人们才看见结香花,才会惊讶于光秃秃的树枝上,竟然开出如此娇艳的花朵。结香忍耐漫长冬季的风霜侵袭,只为一个特殊时刻,其间绝不允许有丝毫松懈,它为自己的成人礼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准备,像无畏的少年、天真的少女为青春的盛典采集金枝与花环。少女的爱美之心甚于人,简单且纯粹,时间一到,不再沉默,会将内心全部的狂

热一宣泄。它昂起头,献出明黄如金的色彩,心有所想的年轻人,随手在枝子上打一个结,或者摘走一枝正在开花的结香枝条,没有一片叶子的柔软枝条,连同满枝的香,一起送给亲爱的人。

结香,这两个字要从心里缓缓送到舌尖,由舌尖轻轻发出平声念出来。结香,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,心里的花要同步盛开,花心的香要弥散开来。

暮色朦胧,雪还在下,结香怡然自得地缓缓地开放,吐露芬芳,开得持久而坚定。

我托起一朵花,轻轻抚摸它毛银白色的茸毛,感受那种柔,那种软。我再凑上去,用它的茸毛蹭我的脸颊。就这样,我与一株植物进行了心灵的交流,我们谈到了对雪、对风、对春天的看法,我们非常坦然,内心安静。我与植物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放松,也十分坦诚,不必心怀戒备,也用不着藏着掖着,也不用编瞎话,说谄媚的话,唱赞美诗。我对它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窥探之心。结香

也一样,它不说话,自然不会撒谎,不会是非不分,不会虚张声势。它对我裸露全部,保持一动不动地凝视,没有暗藏阴谋,绝不干涉我的任何想法。我们就这样相互拥抱,各种独立,一会儿我转身离开后,它还是那样站在原地不动,我走远以后,它会逐渐变得模糊,香气也会变淡,我的背影同样也会模糊不清,直到轮廓也消失不见,当我关闭单元门的时候,我与它就被玻璃隔在两个世界,一个烟火人间,一个脱俗的自然天地。但它对我绝不会有怨言,它想表达的意思,我悉数收到了:蓝猫小心翼翼的爪子,银脸喜鹊翘起来的尾巴,珠颈斑鸠咕咕的叫声,黄嘴乌鸦落上海棠枝头的颤动与风……我能想到的春天的事物,它都交代清楚了,它给了我比春天还绚烂的幻境。我独行,独享,独自沉淀,随后抹去与结香相关的全部记忆,等来年早春的雪夜,再次复活。

合着的结香花瓣还在缓缓打开,暗香浮动,雪还在下个不停,春天已经抵达我们共同的心底。

# 伏牛

题字:邵玉铮